

• 武侠精品 •

雄霸江湖系列之

罗刹双星

柳城阳著



目 录

(下集)

六十二、气壮山河·····	(635)
六十三、禁宫风云·····	(646)
六十四、情海心舟·····	(658)
六十五、死亡之谷·····	(669)
六十六、阳春白雪·····	(680)
六十七、翠谷惊魂·····	(691)
六十八、十面埋伏·····	(702)
六十九、血肉祭典·····	(713)
七十、地底春秋·····	(725)
七十一、咫尺天涯·····	(736)
七十二、千古异闻·····	(747)
七十三、一着之失·····	(758)
七十四、雪宫之战·····	(769)
七十五、血肉关山·····	(782)
七十六、相逢隔世·····	(796)
七十七、冤家路窄·····	(805)
七十八、怒海余生·····	(822)
七十九、古井风波·····	(828)
八十、碧云山庄·····	(839)

八十一、再逢阳春·····	(848)
八十二、雪宫幽情·····	(860)
八十三、峰回路转·····	(870)
八十四、凌门情仇·····	(879)
八十五、茅亭异人·····	(890)
八十六、细语愁肠·····	(898)
八十七、神奇剑术·····	(907)
八十八、桃林情幽·····	(917)
八十九、共商大计·····	(926)
九十、重临碧云·····	(936)
九十一、浮云剑式·····	(946)
九十二、内情渐显·····	(956)
九十三、三年劫禁·····	(965)

臣之才而无天才之量，我现在可以明白地告诉你，克昌的存在对我的确是一种威胁，然而他毕竟是皇室宗裔，是沙家的血嗣，我若有了儿子，就一定不会容他活在上，我一天没有后人，他的地位就十分安全，别说你要保护他，我也会保护他的……”

华子明一脸疑色，沙克浚大笑道：“看你好像还不太明白，我只有再说得详细一点了，尽管我与克昌私人间有着血海深仇，我绝对不会杀死他的，因为我不能让皇位落入异姓之手，现在你懂了吗？”

华子明满脸通红，低声道：“老臣懂了！老臣自愧不才，无法窥识君上之心……”

沙克浚用手一摆道：“别弄错了，现在我已不是君主，你不用那样称呼我，我还要让你明白一件事，那会令你很得意，我虽不杀克昌，可是也不想这么早就把大位交给他，那完全是被你逼得如此的……”

华子明愕然道：“老臣不明白……”

沙克浚冷笑一声道：“你有什么不明白的，你在陵寝中安排了许多事，鼓动全国人民来反对我，甚至于还想利用外人来对付我，置我于绝地，这些事你以为我会不知道？”

华子明愧咎地道：“老臣事非得已……”

沙克浚冷笑道：“你别说得好听了。你那样做法实在不高明，我早就知道国人对我不满意，所以才培养了数千死士，遍布于寝宫之中，大家真要认真拚起来，吃亏倒不一定是我，可是我不能那么做，我身为国君，对全国人民就有责任，我不能杀尽他们来做个光杆儿皇帝，所以我才宣布退位！不过我对你也有一句忠告，希望你以后少用这种手段……”

说着又回头对沙克昌道：“陛下，我对你也有一句忠告！”

沙克昌肃容道：“小弟恭聆教谕！”

沙克浚手指华子明道：“你身掌国事，最好少听他的话！”

沙克昌沉吟不语，沙克浚又严厉地道：“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，身为权臣，理应与国分忧，像他那样以全国数十万生民的性命来作为工具的人，实在不够资格作为朝堂之选！”

沙克昌凛然色变道：“大哥说得是！小弟亦有同感，是以得知消息后，冒死进宫，为的就是想消弥战端以免生灵涂炭……”

沙克浚点头轻叹道：“这就是了，你会做个好皇帝的，我衷心祝福你成功！”

沙克昌恭身道：“小弟定不负大哥之托！”

沙克浚默然片刻才道：“对于我杀死先王之事，你准备如何处理？”

沙克昌想了一下，脸上掠过一丝痛苦的神色道：“算了，小弟不想再追究了！”

沙克浚略感意外道：“你怎么肯放过我呢？”

沙克昌惨然道：“第一，我们沙家不能再自相残杀了，第二，当年之事，先君的确有对不起大哥的地方，我既不能数罪先君于地下，自然也不能降罪大哥于此刻！”

华子明不禁失声道：“陛下！亲仇不报何以为人子！”

沙克昌痛苦地道：“为人子我责无旁贷，为人君则必须讲究公平，我现在是人君……”

华子明喑然无语，沙克浚则感动地道：“陛下！你的确是个好皇帝，毒龙国昌大有日矣！”

大中殿一时变得很静，仅有鼻息声清晰可闻！”

沙克浚想了片刻又道：“陛下将何以处我？”

沙克昌很快地道：“听任大哥之意，大哥若是肯留在国内，

我必终身以奉事大哥，富贵与大哥共之，不过小弟认为大哥是不会留下的！

沙克浚惆怅地一叹道：“不错！梁园虽好，总非久居之地，我在此称君独尊，自不能再在此称臣，这里的天下都交给你了！”

沙克昌也惆怅地道：“大哥要到那儿去？”

沙克浚苦笑一声道：“我还有一件私事待了，假若幸而不死，则海角天涯，何处不可以容身……”

沙克昌连忙问道：“大哥还有什么事，小弟能效劳吗？”

沙克浚摇头道：“你帮不了忙，而且也不能帮忙，无论生死，我都请你置身事外！”

沙克昌默然片刻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大哥请自便吧！小弟还要到寝陵那边去一下，那儿群情激动，耽误久了恐怕会闹出事来！”

说着朝沙克浚一拱手，便待起身，沙克浚却用手一拦道：“陛下请留此为我作个见证，陵寝那边由华子明去解释就够了，这里还有许多事需要交代的，尤其是这寝宫之中，各种机关埋伏，假如不了解清楚，日后难免危险……”

沙克昌却微微一笑道：“小弟可以留下，寝宫中的机关埋伏，则无须去知道了……”

沙克浚一愕道：“难道陛下都知道了？”

沙克昌摇头道：“不！这些布置全出自大哥胸中邱壑，小弟何由得知，只是小弟用不到这些！”

沙克浚更奇道：“难道陛下不想住在此地？”

沙克昌又是摇头道：“也不是！小弟准备放一把火，将此宫烧毁，然后重新造宫殿，只设门禁以维持皇室之体制，机关削器全用不到了！”

沙克浚失色动容道：“那太危险了……”

沙克昌坦然道：“小弟行事与大哥略有出入，小弟当国之后，一切举措均以此心为准，国人若是认为我举措不当！可以直接来指责我！只要理由充分，任何一人都可以提剑来杀我……”

沙克浚长叹一声道：“陛下心照日月，微臣无话可说！”

华子明与山岱也动容地道：“陛下！老臣等去了！”

沙克昌点点头道：“好的！请二位将当年之事，一丝不隐地昭告国人，同时也请他们自决一下，若是他们认为我不配作国君，我随时都可以让贤！”

山岱低头虔敬地道：“以陛下仁心慈怀，必可得国人一致拥戴……”

说着他跟在华子明身后走了。

沙克浚回头把眼睛望着司马瑜，司马瑜不待招呼，自动起立道：“沙克浚！你所谓未了之事，大概是指着跟我的一场搏斗，本来我很看不起你，可是方才你的那番表现，足证你还象个人物，我很钦佩你！”

沙克浚冷笑一声道：“我不要你钦佩，钦佩也解决不了问题，你我终需一搏！”

司马瑜皱着眉头道：“搏斗能解决问题吗？”

沙克浚怒声道：“小子！你少说废话，我让出王位给舍弟，是因为他的确比我好，再说我们原是一家人，至于那在两个女子前面，我的确不服气，尤其是冷如冰，我非得到她不可！”

司马瑜微笑道：“刚说你几句好话，你的老毛病又犯了，感情之事，更不能勉强，王位还可以用巧取豪夺的手段得到，一个人的感情，则……”

沙克浚哼了一声道：“胡说！你有着什么好处可以令得她

们倾心相爱！”

司马瑜怔了一怔道：“这我可无法回答，我只知道她们不喜欢你，你就不可强迫她们……”

沙克浚由腰下又抽出一支长剑道：“空言无益，我们还是在剑下见真章吧！动手的时候你不必客气，因为这是一场生死之争！”

司马瑜略加迟疑道：“我们非拼命不可吗？”

沙克浚怒道：“当然！我现在心无旁念，除了杀你之外，我再也没有其他可做的事了！”

司马瑜一面抽剑一面道：“杀了我也没有用，她们也不会对你多增一分好感！沙克浚厉目一瞪道：小子，你别太神气，老实告诉你一句话吧，我连江山都放弃了，那里还会在乎那一点私人的感情，可是这杀你之举，却是出乎冷姑娘的请求！”

司马瑜闻言不禁一愣，满怀不信地道：“你胡说！冷姊姊怎会如此……”

沙克浚冷笑道：“冷姑娘就在那儿，你为什么不去问问她！”

司马瑜转脸向冷如冰，但见她脸上漠然全无表情，不禁微怔道：“冷姊姊！真是这样吗？”

冷如冰微一点头道：“不错！”

司马瑜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呆了片刻才叫起来道：“这怎么可能呢……对了！她一定是受了那番僧的邪术所惑，神智不清……”

沙克浚怒声道：“小子！你别信口胡言，我现在已经失势了，密勒和尚再也不听我的指挥，他早已把对她们所施的心灵禁制解除了……”

司马瑜把脸又转向密勒神僧，意在询问真伪，冷如冰已

在座上站了起来朗声道：“瑜弟弟！别再多问了，我的确是在清醒的状态下提出那项请求的！”

司马瑜整个地呆了，怔怔地道：“冷姊姊！我可以知道是为了什么吗？”

冷如冰默然片刻，才轻轻一叹道：“瑜弟弟！原谅我这么做！这是为了大家好，你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男人，很少有女子能对你不动心的，从我们认识到现在，你已经骗取了多少女孩子的感情了……”

司马瑜惶恐地道：“冷姊姊！你怎么可以这样说，我……”

冷如冰打断他的话头道：“骗取两个字，我也许用得不妥当，可是你令许多女孩子倾心却是事实，你只有一个人，能令那么多的人全都满足吗？”

司马瑜默思片刻才朗声道：“任凭弱水三千，我只取一瓢饮！”

冷如冰欣然一笑道：“我知道你的心，也知道你对我的感情很深，因此这个请求只有我来提出！”

司马瑜似懂非懂，一言不发，冷如冰苦笑一下又道：“假如要跟那些女孩子争的话，我有着必胜的把握，因为我们认识最久，定情最早，可是我的胜利，却必须建在人家的失败上，为了我一个人，你必须拒绝许多人的爱，令许多人伤透了心！”

方天华忍不住插口道：“冷姑娘！杀死他之后，就没有人伤心了吗？”

冷如冰惨然一笑道：“自然她们也会伤心的，不过伤心的程度不同瑜弟弟不死，她们的伤心中还含着失意与怨愤，在那种冤气刺激下，不知又会闹出什么事来，他死了，大家的

伤心中只有着怀念，天下就太平多了！”

方天华呆了一呆又道：“冷姑娘又将何以自处呢？”

冷如冰苦笑一下道：“也许我会追随他于地下，也许会找个深山古洞，终生不履人世，因为我们的感情太深了，至于其他人，她们也许能慢慢地忘了他，另外追求新的感情……”

方天华默然无语退下。

司马瑜则陷入深思，片刻之后，他突然作了个决定，朗声道：“冷姊姊！我尊重你的决定，也不必找人来杀我了，我……”

冷如冰神色一整道：“你想自杀是不是？”

司马瑜苦笑道：“我一死能省却许多麻烦……”

冷如冰却正色道：“瑜弟弟！你在我心中，在其他人心，都是个完美的偶像、因此我希望你死得轰轰烈烈，多给我们一点怀念的资料，沙克浚是个很强的对手，你还是打点精神来应付战斗吧！”

司马瑜仍然不动，冷如冰只得又柔声道：“瑜弟弟！你是个奇男子，死得也要象个男子汉。假若你只是为了我而死，岂不是害我成了众矢之的……”

司马瑜脸上流露出一片解脱的神采，点点头朗然道：“好！冷姊姊！我听的你话！”

说着他挺剑走向沙克浚道：“我们可以开始了！”

沙克浚却呆住了，木然地握着剑，闻言后毫无动作，司马瑜用剑在他面前一恍，大声叫道：“我们可以开始了！”

沙克浚却陡地将剑一掷叹道：“滚吧！小子！沙某称雄一世，却不想今日会受一个女子的愚弄！”

冰如冷急忙道：“沙克浚！是你自己发誓要杀他的，怎么

说是我愚弄你呢？”

沙克浚怒叫道：“不错！我的确是想杀他，可是我不想成为你的工具，更不想在我的剑下，造成他的赫赫英名！”

说完大踏步回身迳去，走到门口，他才回头对司马瑜叫道：“小子！我们的事情并没有完，只要你回到中原，沙某总会找到你的！”

然后他的身形在殿门口消失了，冷如冰飞快过来，捡起沙克浚的长剑。

司马瑜望着他的身影良久，才怏怏轻叹道：“求生固不易，求死尤艰难，冷姊姊……”

冷如冰已飞似地扑了过来，投进他的怀中，抚着他的头颈，大眼睛中泪珠盈然，口里却兴奋地叫道：“瑜弟弟！我们总算又闯过一关了……”

司马瑜莫明其妙地道：“冷姊姊！你说什么？这究竟是怎么一会事？”

冷如冰张大了口，过度的激动下反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，倒是方天华突然爆出一阵哈哈大笑，过来对冷如冰一揖道：“冷姑娘！方某一生中好逞心机，自诩计谋无双，可是见了你，也不得不甘拜下风了……”

冷如冰从司马瑜的怀中挣扎出来，脸红红地想说什么，方天华一摆手道：“别说了！那魔头可能还没有走远……”

冷如冰噤然住口，方天华又回头对沙克昌道：“恭喜陛下荣登大座，但愿贵国今后国运昌隆，传誉千世！”

沙克昌还了一礼道：“谢谢先生，此次得力诸君良多，我正不知该如何言谢……”

方天华笑道：“陛下太客气了，我们不过是适逢其会而已，陛下若是肯帮忙的话，求赐一舟，送我们回中原，就感谢不

尽了！”

沙克昌连忙道：“这绝对没有问题，诸位是否能在此盘桓数日……”

方天华笑道：“不用了，陛下新登大宝，一定有许多事要办，而我们归心似箭，也不想多耽搁，日后有暇，再来进诣陛下吧……”

六十四 情海心舟

轻帆连影，海天一色。

当毒龙岛的峰顶在水平线下消失时，冷如冰才吁出一口气道：“终于离开那个鬼地方了，回想起过去那一年的岁月，简直就象一场恶梦！”

这时大家都聚在甲板上，听见如冰的话后，每个人都有类似的感觉，他们在毒龙岛虽然呆得不那么久，可是惊险数历，也都是如梦初醒……

方天华却微微一笑道：“冷姑娘！你虽然替这小子挡过一劫，可也给他留下无穷后患，那魔头临走时所讲的话，你是听见的……”

冷如冰见然道：“以后的事，只好以后再说了，反正眼前我们可以图个平安！”

司马瑜这才想起来道：“冷姊姊，你跟方前辈打的什么哑谜？”

方天华微笑道：“傻小子！冷姑娘以她的无边智慧，替你挡过了一场杀身之祸，你还赶不快好好地谢谢她！”

司马瑜不解道：“我有什么杀身之祸？”

方天华哼了一声道：“真是糊涂虫！今天在毒龙岛上，沙克浚要找你拚命，凭你那点技业对得过他吗？不亏冷姑娘……”

司马瑜连忙道：“拚也许拚不过，可是冷姊姊的本意是要

他杀死我……”

方天华一叹道：“冷姑娘！这小子还在做梦呢！你的苦心看来是一片白废了！”

冷如冰微微一笑道：“他是个死心眼儿！这些歪心思就自然不懂的！”

司马瑜大急道：“到底是么会事？冷姊姊！你说明白一点好不好？”

冷如冰先一整神色，然后才轻叹道：“今天沙克浚找到我们那儿，告诉我说，他已经决心把王位让出来，然后再问我是否愿意跟他……”

司马瑜快问道：“你怎么说？”

冷如冰瞟他一眼道：“你想我会怎么说？”

司马瑜知道冷如冰对自己情深如海，刚才那一问实在很不得体，只有垂头不响，冷如冰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他听我明白拒绝之后，神色很是阴沉，我知道他已下决心要将你杀死，所以我才先对他要求，要他杀死你？”

司马瑜怔然地道：“他如何表示？”

冷如冰想想道：“他初闻之下，似乎不太相信，接着我又告诉他一篇理由，那篇理由当然不同于我们对面时所说的一些？”

方天华笑笑道：“姑娘想出这两缘不同的理由，定然费煞苦心，老夫倒想听一听？”

冷如冰轻喟道：“其实我对他所说的理由倒很简单，我知道他对我钟情极深，他那人又是偏激成性，无法理论，所以只告诉地道：“你对我必然不肯死心，我对司马瑜的感情又无法转移，因此我想到你一定不肯放过我们，与其如此，你倒不如成全我们，让我们在泉下相聚吧！”他想了一下，也就答

应了！”

方天华嗯了一声道：“舍此之外，他也别无选择！”

司马瑜想想道：“我还是不懂！”

方天华微怒道：“小子！你看来聪明透顶，怎么还是那么糊涂，沙克浚那人技击通神，他如下定决心要你的命，凭谁都拦不住，他要起发起横来，我们全体加上去，也不是他的对手！”

旁立的无忧轻哼一声，表示不以为然，冷如冰已经知道她的意思，朝她一笑道：“仙姑！沙克浚说起过你，认为你的功力足堪与他一匹，所以才特别对你作了一层戒备，你功力虽深，却绝难逃过他毒剑一击？”

说着在腰下抽出一柄长剑，递了过去，正是她在地拾起的东西，无忧接过剑来凝视片刻，不信地道：“这剑上虽曾淬毒，却不见得有什么了不起！”

冷如冰笑笑道：“这剑上淬练的毒汁十分怪异，必须要绝佳的内功，才能将毒气凝聚在剑尖上发出，伤人于无形，效用极著，我虽然没有见过，却相信他绝不会说谎！”

无忧把住剑柄，默默运动，大概到了十成火候，才见微蓝的剑叶泛起一圈淡淡的乌青，不禁骇然道：“你说得不错！这上面淬了九首鸟精液，然而以我的功力，也只能将之凝聚现形而已，看来沙克浚的造诣尤在我之上！”

众人一起讶然变色，方天华也诧声道：“方某对毒物研究有年，竟不知道这样东西……”

无忧轻叹道：“九首鸟又名海鸦，一身九首，轻易不得见，世所谓九头鸟，就是指它而言，据云它们在海中荒岛绝岩上营巢，雌雄分居，雌鸦产卵之后，并不能孵化，任其暴遗于天光之下，遇有雄鸦经过，便在卵上排下一点精液，一颗鸦

卵必须要有九尾雄鸦的精液，才可以感精成形，累时数载，方始脱壳而生，正因为产生如此艰难，所以此鸦不易滋生，几乎已经绝迹了，不知沙克浚是如何找得的！”

方天华兴奋地道：“仙姑博学多闻，方某又长一层见知了，那鸦精所具的毒性又是如何呢？”

无忧道：“此鸦专以各种毒物为粮，全身无一不毒，尤以雄鸦之精为最，不过那毒质含蓄性很强，非经巨力震荡，不易发出，所以才有绝大的内劲，方能使用……这也是我听家师偶然谈起的，他有一次途经一所海岛，正好遇上暴风雨，雷霆交作，乃躲在一所岩洞中避雨，结果一阵巨雷，将对面的岩壁震坍了下来，但见蛇虫飞窜，还没有落地就全部死了，家师初以为是雷击之故，可是想想又不通，那些蛇虫分明是雷极后才死的，为了好奇，才过去一看，结果发现那岩壁下是一个蛇穴，穴中俱是绝毒的蛇类，另外有一头雄鸦，却安然无恙地在一枚鸦卵上排精……”

众人听得十分有趣，司马瑜忙问道：“鸦卵怎么会在蛇穴中呢？”

无忧道：“九首鸟以毒物为粮，毒蛇自是美味之一，雌鸦将卵产于毒蛇穴中，容易被雄鸦发现，至于那些毒蛇的死因，却是由于鸦精受到雷震之力，毒性散发，感染而死，据家师说那座岩峰广围十数丈，高约三四丈，可见要发挥这鸦精中的毒性，必须要象那落雷一般大的力量才够！”

司马瑜骇然道：“沙克浚的内力能到那个程度吗？”

无忧点头道：“由这剑上的毒素消损的情形看来，使用过不至一次，假若没有别人的话，应该是他自己了！”

司马瑜想了一下道：“沙克浚既有雷霆之力，怎么会被岛上四个老人刺伤呢！”

方天华解答道：“力与技是两回事，空具拔山之力，未必就能天下无敌，那四个老者所用的联手阵法，刚好可以对他武功上的漏洞，所以才侥幸成功，小子！你今天若是贸然应战，恐怕早已尸横就地了！”

笑脸方朔公孙述一笑道：“那倒不尽然，老偷儿在他宫中偷到一样东西，照样可以制住他！”

方天华连忙道：“正是的！老偷儿！你说在他宫中发现一样宝贝，可以使得司马瑜战胜他，因为你说得那么有把握，所以我才叫司马瑜出头向他挑战，结果在校场上你却迟迟不出来害得我担了半天的心，要不是苦核师兄及时召唤出那具死尸，牵出那一场王位之争……”

公孙述笑嘻嘻地道：“那时老偷儿被困在地道中无法脱身，东西到手，走不出来又有什么法子呢，结果等老偷儿找到道路，你们都已经聚在寝宫了！”

司马瑜喔了一声道：“原来公孙述前辈只比我早到一步！”

公孙述点头道：“老偷儿才跟大家会合，还没有说话呢，你就跟那沙克昌来了……”

冷如冰微微一笑道：“公孙前辈不说我也知道是什么了？”

公孙述一愕道：“你说是什么？”

冷如冰一笑道：“你偷到的一定是专门化消人功力的烟箩！”

公孙述大惊道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冷如冰微笑道：“沙克浚对我的确不算错，举凡他所有的奇珍异宝，每一样都搬出来给我过目，由您出来的位置，是我知道正是烟箩的藏处！”

公孙述翻着眼睛，说不出话来，冷如冰又笑道：“原来您是被困在那间密室中，难怪沙克浚到处找不到您，那地方是